

樑上君子

佐 臨

孔另境主編
劇本叢刊
第四集

世界書局印行

樑上君子

三幕鬧劇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三版

劇本叢刊
第四集
樑上君子

定價國幣二元

外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佐 臨

發行人 李 煜 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樑上君子 三幕鬧劇

登場人物：

夏屏康 (律師) 三十五歲

包三 (樑上君子)

屠副巡長 三十歲

王瑞亭 (夏之同學) 三十六歲

白夢蘭 (法科學生，夏之祕書) 二十五歲

傅教授 (夏之同學) 三十五歲

張校長 五十五歲

警察甲

警察乙

愛梅 (夏妻) 二十八歲

愛蘭 (愛梅之妹) 十八歲

馬露西女士（愛蘭之家庭教師） 四十五歲
田 媽（夏之女僕）

第

一

幕

原书空白

景 夏屏康律師事務所之客廳。開幕時白夢蘭幫助愛蘭預備功課，肥胖的馬露西女士懶懶地在旁邊看書。少頃，王瑞亭上。

王 夏屏康律師在家麼？

白 您貴姓？

王 我姓王——王瑞亭。

白 夏律師出去了，您找他有什麼事麼？

王 我姓王——王瑞亭——夏律師的老同學，剛打杭州趕來，我是來請夏律師參加我們同學聚餐會來的。他回來請你告訴他說這一次不但全班的人都可以到齊，而且所有的教授也都要出席，張校長也答應來。我們畢業了十年，這是頭一次聚集，像這樣的盛舉真是難得。這是一份通知單。

白 好，夏律師一回來就交給他的（看單）啊，就是今兒晚上九點，在國際飯店？

王 對了，他能早一點到更好，大家可以談談。我們把時間定得那末晚因為許多人還有別的應酬。

白 是。

王「唉，我沒能夠立刻見到屏康實在是遺憾。你知道麼，我們有十年沒見面了，足足十年了。我畢業之後就到杭州掛牌去了。杭州地面小，施展不開，所以幹得沒有夏律師那末發達！屏康這人一定改得挺厲害，跟從前大不一樣了吧？」

馬「夏律師一點兒也沒改。」

王「全班的人我最喜歡他。打初中起我跟他就是同班，同屋，同桌。功課難，他做不出來，我幫他；先生問他答不出來，我提他；可是我們倆兒起先那個打呀，哈，簡直甞提了，連大牙都打掉了！」

馬「哦，怪不得他一口的假牙哪。」

王「可不是。告訴我，他現在改得怎麼樣了？他胖了瘦了？」

馬「正好。比他（指白）胖點，比我瘦點。」

王「啊，他真可以說是幹得轟轟烈烈，爲我們學校爭了面子！現在有誰不知道夏屏康的？可是我早就知道他有出息，他在學堂裏就很活動。」

白「在報紙上每天都看得見他的名字：法科專家夏屏康大律師！」

王「打小我就知道他將來一定會做一個犯罪學專家的。你不知道他從前那份兒壞，簡直沒人比得上，他什麼缺德玩藝兒都想得出來。可是他腦子快，人聰明，他學法律真算是走對了路子了。」

馬「可不是，現在他名氣是越來越大了！」

白 好一點的案子差不多都到我們這事務所來。

王 你是——

白 我是白夢蘭，夏律師的私人祕書。

王（指愛蘭）那位是——康熙還是乾隆？

蘭 我是愛蘭，屏康是我的姐夫。

王 對不起，我還以為你是夏律師的花瓶呢！哈哈！夏太太呢（指馬）您就是麼？

馬 我不是，我是家庭教師，在這兒專給愛蘭補課的。

王 哦哦，對不起，對不起。

白 夏太太可漂亮着哪。在交際場所裏她的外號叫作：恨不相逢未嫁時。

王 呀，屏康這一輩子真沒白來：漂亮的房子，漂亮的傢具，漂亮的太太，漂亮的小姨子，漂亮的秘書

馬 ——漂亮的家庭教師——

王 嚶，漂亮的家庭教師（對白）恨不相逢已嫁時！

白 哈哈。

王 說真格的，我們夏律師的名氣真大。

白 是呀，他也真忙，人人都來找上他。昨兒個就來了一件弑父的案子，真有趣。

王 是麼？

白 可不是。好一件案子！真好像是專爲夏律師犯的。被告是一點罪過也沒有，看上去比一隻綿羊還

馴順。

王 奇怪！

白 奇怪的事情多着哪。您看見這個磁瓶了沒有？——真正的宋磁。

王 噫，怎麼樣呀？

白 其中有十年的監禁。

王 我不懂！

白 送磁瓶的人險一點兒就得到十年的監禁。

王 我還是不懂：送磁瓶幹什麼要監禁呢？

白 唉，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夏律師幫了他忙，官司打贏了，免掉十年的監禁，所以他送夏律師這個花瓶，懂了麼？您再看這一幅油畫，道地有歷史價值的未來派：這是十五年監禁換來的。

王 噯！

白 這張小地氈是八年。這張桌子——這張桌子是一個銀行襄理絞死了他姑媽得到赦免送的。刻

工挺好，值得姑媽一條命，不是麼？

王 刻工好，木料也不錯，兩個姑媽的命都值得。

白 您請再看看馬露西女士——

王 這又是幾年的監禁？

白 倒不是。馬女士之所以能在這兒教書，完全是因為一個虧空公款的人後來無罪放免，送了夏律師一筆巨款。夏律師得到這一筆款，闊氣起來，請了這位馬先生給他小姨子補選。

蘭 您請再看我這件衣服——您還記得前些日子報紙上登的那件羅小亭偽造貨幣的案子麼？

王 記得的。

蘭 我這件衣料就是羅小亭送的。起初我希望他會被開釋的，結果他果然被開釋了，所以送我這身衣服。

王 做個律師倒也不錯，穿的用的，坐的站的，都由犯人們供給，真不賴。可惜我得走了，不然聽下去一定還有許多有趣的事情。

白 好，回見，王先生。等夏律師回來我一定告訴他。他不會不出席的。

王 好，請你務必告訴他一聲。

衆 一定一定。

王 請他一定到華大同學會，今晚九點，在國際飯店。再見再見！

白 再見。請這邊走。賬單明天一早就送去。

王 什麼賬單？

白 對不起，說錯了——我還當您是位顧客哪！

王 你嚇我一跳！好，千萬別忘了告訴夏律師。

白 忘不了，您放心。（王下）來，愛蘭，咱們接着溫習地理吧。剛才溫到那兒？

蘭 剛要溫菲律賓羣島，那個傢伙就進來了。

馬 是呀，那個傢伙真討厭，人家看書看得剛入神——

白 你看到那兒，馬先生？

馬 二偵探剛剛找到綠衣盜的地窟，從機關門鑽了進去，他（指王）就闖了進來了。那二百萬塊錢我想一定是藏在那間地窟裏邊。

白 哦，原來你是在看偵探小說，馬先生？

馬 不看偵探小說看什麼？憑我那麼大歲數，難道還看愛情小說麼？你不知道，看什麼書也沒有偵探小說過癮！啊，我平生就想碰上了——一個真的綠衣盜，或是別的什麼盜；可是運氣不好，甯說大盜，就是小偷都沒遇見過一個！

白 常來的包三不就是個小偷麼？

馬 那不算。要看是看他怎麼樣偷，怎麼樣爬進來，怎麼樣開箱子，然後又怎麼樣爬出去，那才有趣哪！
 哼，包三——包三來這兒總是爲了公事來的，有什麼意思？好了，你們趕快做你們的功課，我看我的書。

白 我來考考你：菲律賓羣島一共是多少島組成的？

蘭 七千零八十三。

白 氣候？

蘭 氣候——哈，氣候是冬冷夏熱，春溫秋爽。

白 廢話！那個地方不是冬冷夏熱，春溫秋爽呀？我的意思是——

蘭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問常年溫度最高的是多少多少，最低的是多少多少，不是麼？
 白 嗯。

蘭 用不着記，先生現在不會出這種題目的了。

白 怎麼呢？

蘭 因爲她知道，同學們大家預先都說好的，等她一出這道題，全班一致地答寫：「冬冷夏熱，春溫秋爽」這八個字！

白 哈哈，你們真淘氣！幸虧我不是你們的先生，不然還不叫你們給活活的氣死好！我再問你一個，菲律賓的出產最重要的有三種，那是什麼？

蘭 出糖，出椰子油，出——呢——出——呢——我答不出來！噫，急死我了！明天考試一定不及格，怎麼辦，怎麼辦呢？糖，椰子油——呢——椰子油——

白 別急，愛蘭，不要緊，我告訴你：菲律賓三種最重要的出產有糖，椰子油，跟——

蘭 別提，我有糖，椰子油，呢——呢——（嗚嗚地哭起來了）明天——答不出來——一定要不及格了——嗚嗚……

了——嗚嗚……

白 哎，愛蘭，愛蘭，別哭，別哭哪！（拍她哄她）噫，對了，別哭，噫，這才對。我告訴你：菲律賓三種重要的出產是糖，椰子油，跟芭蕉麻——

蘭 （忽而大悟）對了，芭蕉麻！（忽而迷惑）芭蕉麻，芭蕉麻是什麼東西？

白 誰知道是什麼東西，反正你記住就是了：糖，椰子油，跟芭蕉麻。

蘭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怎麼記得住？

白 （開玩笑）是呀，寫教科書的人真豈有此理，他也不想出點容易記住的東西來，偏偏拿女學生們

開心玩！真是！

蘭 噫，你笑話我！

白 誰笑話你了！

蘭 （輕輕的打白一下）你。

白 哈哈……（趁勢拉住蘭手）。

馬 （抬頭）喂，你們是做功課呀還是做戲，哭哭啼啼嘻嘻哈哈拉拉扯扯摟摟抱抱的？（又看書）

白 得，別鬧，咱們還是回到菲律賓。我問你：菲律賓四大城市是那幾個？

蘭 呃，馬尼拉，石浦，亞北，呃——依蘆依蘆。

白 （甜蜜地）對了，很容易記住：（作攢狀）一摟一摟。

馬 （瞪眼）一摟一摟！

白 來，我們翻開地圖——找找這幾個地方。（至書桌。蘭坐椅，白立椅後，手搭蘭肩上，翻閱二尺見方地圖集。）

馬尼拉——喏，馬尼拉在這兒。

蘭 石浦——石浦——有了，石浦——這兒。喏，亞北也有了。

白 還剩依蘆依蘆了。

馬 不許說一摟一摟！

白 不許怎麼成呀？書上明明印着，地圖明明找得着的！

蘭 明天先生問，我答不出來，及不了格可別怨我！

白（接着找）呃，依蘆依蘆——

馬 把手拿開。（白趕緊將手從蘭肩膀上拿開）

白（仍找）依蘆依蘆。（馬對白瞪眼，白把圖集立起來作擋牌）

馬 你們要是不老實點，我就不讓你們倆兒呆在一塊了。

白 我們有什麼不老實的，你倒說說看。

馬 老實！教書還有一摞一摞帶表演的，你是不存婦心？

白 誰不存好心？

馬 你不存好心！

白 我怎末不存好心？我教愛蘭完全是幫你忙，讓你安安逸逸看你的偵探小說，可是你這懶豬不識

抬舉——

馬 你怎麼罵人呀，你！

白 我罵了，怎麼樣？懶豬！懶豬！懶胖豬！

蘭 夢蘭！

馬 好，你罵我！你罵我！我呆不下去了！我去告訴夏太太去。你罵人還成！——罵人還成（下）。

白 那個胖傢伙可讓我給攆走了（擁抱蘭）哦，愛蘭！